

國文

擬禁止迎神賽會日電
吾觀中國自古以來迎神賽會之事往往有之後世相

擬禁止迎神賽會電

吾觀中國自古以來迎神賽會之事。往往有之。後世相沿不絕。以為習慣。一舉一動。冥冥中若有神焉。以主宰之。于是愚夫愚婦。往來寺院。焚香拜禱。而迎神賽會之舉。日甚一日。不知田園荒蕪。家產消耗。妄費民財。敗工失業。國家之貧乏。實由於此。為政者若不從嚴禁止。不足以靖人心。而致富強。用特通電各都督。民政長。轉令縣知事。出令禁止。所有庵廟寺院。可以酌量情形。改為學校。東電。今中國之世。為迎神所害者多矣。何則。競歌舞。揚旗鼓。艷冶當前。觀者如堵。誠足樂也。然而失工敗業。費用錢。

至均各設神筵以敬神明其害有二觀此會者或節婦長

節貞女喪貞其害一也作商者失業為工者停作其害二也
學者一觀此會荒其學問又淆亂其胸懷其求害三也有此
三害賽會之事如各省應即從嚴禁止此電

電致各省都督民政長鑒近聞各省循春祈秋報之例為賽
會迎神之舉流毒社會莫此為甚不特社會秩序易致
紊亂即人民思想界為其障蔽若不速行禁止斷難移風
易俗日臻富強為此通電各省都督民政長迅速出示曉諭
如有迎神賽會一律禁止某電

子路之賢未能事鬼孔子之聖尚言遠神古人之於造化
蓋若是其重也乃查近來中國各省迎神賽會之事不

下數十萬。民國成立。何為而有此頽風。是直民間之習慣。借迎神之名。為賽會之地。供之泥塑木雕。而為傀儡之戲劇也。非慢神而何。本大總統受國民付託之重任。斷不能以此等迷信惡習。姑為寬容。其令各省都曉諭民間。設法禁止。幸甚。

冠其儕

論國勢者。動曰某國富。某國貧。夫國焉能自富。自貧哉。貧富之階級。在乎政府之能除弊與不能除弊。決之而已矣。政府既有興利除弊之責。則我國迎神賽會之惡習。亟宜早除。何以至今猶未能革除也。夫國之有弊。猶人之有疾也。疾不除。則安能強身體。弊不革。則安能富國家。鄉

鎮之有迎神賽會等事者。亦弊之一端也。今之論時世者。常曰曾尼為國家之憂。宜急除之。而不知最宜除者。莫如

也。疾不除則安能強身體。弊不革則安能富國家。鄉鎮之有迎神賽會等事者亦槩之一端也。今之論時世者常曰僧尼為國家之蠹。宜急除之。而抑知最宜除者莫如迎神賽會也。每遇會期。往往演戲以為常事。設盛饌以待賓客。邀親友以共談笑。廢時失業。耗費錢財。遂至貧者益貧。民貧則國安能富。當國家貧乏之際。設能省迎神賽會之費。改為國用。則國家可得而復振。今不此之務。而以迎神賽會為樂事。豈非大可惜哉。吾故曰中國今日之最宜除最宜革者。莫如迎神賽會等惡習也。今民國成立。百廢俱舉。政策已什百倍於曩昔。吾願各省地方官吏設法禁止。特此通電。

秦始皇除謚法論

自古國家之興亡。視乎君主之賢否。賢則國家興。不賢則國家亡。此一定之理也。吾觀秦始皇為君。不能行仁政。反臨民以暴。自尊曰帝。除謚法。其一端也。他如變封建為郡縣。分為三十六郡。坑儒焚書。收民間兵器。其愚民之策。完且備矣。即其世襲以計數。意在一世二世。至于萬世不絕。噫。何始皇之愚也。夫天下公器也。非可以久竊而有之也。雖萬萬世。亦可屈指而期。乃二世不德。亡秦者胡國祚之短。非殘惡之報乎。

聞有德服人者。未聞有以變法能服人者。秦始皇如籠

修德行仁國祚何患不久。始皇何以不能行耶。觀其兼六國。威諸侯。變封建而為郡縣。又燒詩書百家語。以愚黔首。

修德行仁國祚何患不久始皇何以不能行耶觀其兼六
國滅諸侯變封建而為郡縣又燒詩書百家語以愚黔首
坑儒生以絕橫議收兵器聚之咸陽此皆不足奇也獨怪其除
謚一端愚悖實甚推以為君位世襲延之萬世不復有叛之
者而不知亡秦者即在二世此何也不能修德行仁也夫國
之亡也在乎民其興也亦在乎民使始皇不以暴政嚴法
加於民則秦之天下誰得而族滅也今始皇僅知為目前
計專以暴政重法加於民除謚法以箝後人之口豈不愚哉
昔湯武之興也能行德也桀紂之亡也以其暴也今始
皇有兼六國之才而不知湯武之所以興桀紂之所以亡

此國祚所以不久長也。徒斤斤焉以謚法之除。欲及其過而掩其惡。果何裨耶。

題之燒點。在除謚法。不得泛言秦始皇文中句。調雅。順雅去題遠矣。

戰國時。周室衰微。各諸侯稱王已久。至六國。惟而秦一統矣。何也。秦國富兵強。故能兼吞六國。秦王政因王號。不足以表至尊之義。于是議尊號。采三皇五帝之名。更號曰皇帝。改命司制。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後。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傳之無窮。其志大矣。孰知閭官用事。

亡秦者胡。雖萬里長城。使刺盡小民之膏血。不足以延其國祚。吁。可哀哉。

計數二世三世傳之無窮其志大矣孰知閭官用事

亡秦者胡雖萬里長城徒剝盡小民之膏血不足以延
長其國祚呀可哀哉

其方且主不賦夫王亦辭于王亦辭以爲農夫北

也學有以爲的而以事父其前而以高妻于畢主無患不食

大以嘆哉主報業時無命或農或士或工商米商不有首

之國而報豐家美食亦不而也入必以報業爲本而報業

主也無命貧富皆爾自食其力等神又只之也

或工則首也哉商以日答也一日不而也

入之工農則有補業讀書者爲士耕田者爲農

王再詠不贈一日計數以報業



王承福不敢一日捨鏝以嬉論

人之立身。須有職業。讀書者為士。耕田者為農。造貨物者為工。販貨物者為商。此四者皆一日不可以嬉者也。况人之生也。無論貧富。皆須自食其力。若賴父兄之庇蔭。戚族之周卹。雖豐衣美食。亦可恥也。故人必以肄業為本。而肄業尤以勤為主。肄業勤。無論為農為士為工商。未有不成者也。學成以後。仰可以事父母。俯可以畜妻子。畢生無患。衣食之具亦足矣。不觀夫王承福乎。王承福幼為農夫。壯入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官歸家。以習圻技。其言曰。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誠以恒業為謀生自立之本。若以嬉以遊。雖

成。為農為士為工商之業。而一暴十寒。所得不償所失。迨
成。成怠惰之習慣。飢寒且至。身矣。由此觀之。王承福可謂務

一日拾錢以嬉。誠以恒業為謀。生自立之本。若以嬉以遊。雖

成為農為士為工商之業。而一暴十寒。所得不償所失。迨
釀成怠惰之習慣。飢寒且至身矣。由此觀之。王承福可謂務
本之君子矣。

尚可剛順

夫天地之間。為入之道。無論富貴負賤。宜勤其職業。古人有
云。嬉無益。勤有功。為入之道。不外乎此也。唐代有王承福
者。京兆長安農夫也。天寶之亂。戩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
有官勳願棄之而歸。喪其田土。手鋸衣食。有餘則以與道
路之廢疾。餓者為噫。斯人也。高士也。義士也。近世之欲求其如
此。蓋亦鮮矣。夫人之惰也。幼時能勤。雖勞無愧。及其長也。

積產業。聚財帛。多益善。若以與道路。費一錢。則不可。自以為無患。此一種也。否則幼而不學。子業嬉戲。以得意。至壯而無能。食焉而怠其事。迨傾家蕩產。仍不自悟。此又一種也。若王承福者。有功而受祿。棄功而歸隱。無論為農工。為官為圻。均不敢一日捨業。以嬉。豈今之人所能及哉。

句多清晰

立業之道。勤勞專志為要。勤勞則獲利繁盛。志專則工藝精明。如唐之王承福者。農夫也。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可以安身矣。旋即辭職。復業圻。蓋高士也。義士也。以工業為

正務。而以前吏為和。御後游惰之媒。介也。居今世而欲求如承福者。鮮矣。民國初定。與農務之外。尤宜講求工業。研究

以安身矣。旋即辭職。復業。巧。蓋高士也。義士也。以工業為

正務。而以官吏為邪僻。放後游惰之媒介也。居今世而欲求如

承福者鮮矣。民國初定。興農務之外。尤宜講求工業。研究

精良。巧亦^者工業之一種也。我國之為巧者。苟能守王承福之

言。勤求西學。建築工程。改良應用之土質資料。何患不駕

各業而上之哉。

人身之立與不立。奚決乎。決乎事業之勤與不勤而已矣。故事

業者。吾人立身之本也。勤則生計足。否則患難隨人。孰不欲

去患難而享樂哉。何以農者怠于業。農工者怠于業。工以及他

種職業。亦無不始勤終怠。為當局誚。今世之無恒業恒產者

無論也。其有力行賤業。為世所稱。而日久玩生。怠惰成性。好

項梁教籍兵法論

立國者民也。護國者兵也。傳教者師也。無民不能成國。無兵不能守國。無師不能傳達一國之教也。一國之教有二。曰教民。曰教兵。教兵以兵法。兵法精則國勢盛。教民以道德。道德興則民俗厚。國家之強弱在乎兵法之精否。人民之良莠而已。當秦二世之時。暴虐人民。國勢日衰。諸侯叛亂。權臣用事。民心離散。不數年而楚人陳勝吳廣率眾作亂於蕪。詐稱公子扶蘇。號曰大楚。維時有項梁之姪項籍素習兵法。亦乘機起事。而秦之民。秦之兵。秦之以吏為師之教。皆不可與圖存矣。以是論之。兵法之關係家國不綦重乎。

螺有國設。雖有巨師。皆所以自衛。其生命也。國之所衛者何。持兵而已。故國以兵為先。國無兵則國亡。兵無法不能成。故當

不可與圖存矣。以是論之。兵法之間。係家國不恭。重乎。

螺有固殼。蟹有巨鉗。皆所以自衛其生命也。國之所衛者何。持
兵而已。故國以兵為先。國無兵。則國亡。兵無法。不能戰。故當
兵必自習兵法。始昔者項籍善用兵者也。籍字羽。少時讀書。不
成。去學劍。又不成。其季父項梁怒之。羽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
劍一人敵。不足學。萬人敵。梁乃教以兵法。畧知其意。又不肯竟
學。觀羽之志。可謂遠且大矣。宜乎暴秦為其所滅矣。迨自立
為西楚霸王。秦降將三。今中諸侯王。莫不震懾其威。崇
服其武。司馬氏謂其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所未嘗有。吾輩少年
可不聞而興懷大志乎。
當秦國二世之際。陳勝作亂于蕲。殷通欲起兵。應勝有項燕。

之子項梁。使姪項籍。斬通。自立為會稽郡守。史家于此不
得不追述項籍少時之所學。項梁之所教也。項籍少時學書
不成。去書而學劍。又不成。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敵一人
不足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夫以籍之身長有力才器
過人。兵法之學。固適其用。然必消磨其桀驁不馴之氣。進
以道德。室以文藝。而後得志不自負其勇。即去志亦能保
其身。若僅以兵法教之。則進取雖有餘。而退守則不足。宜
其項梁不教籍以書。而教籍以兵法。此項梁之大失教也。
立國以兵為本。用兵以法為先。未聞有以無兵能立國者。
亦未聞有以無兵法能定天下者。故兵法者。勝負之所在。

軍國之所恃也。無所恃則散亡。立至。知當秦之世。有項羽其
人者。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羽曰。書足以記姓

亦未聞有以無兵法能定天下者故兵法者勝負之所存

軍國之所恃也無所恃則敗亡立矣當秦之世有項羽其人者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羽曰書足以記姓名劍一人敵皆不足學萬人敵偉矣哉項王之才也其所以學萬人敵者彼深知郡雄並起非兵法不能有濟故不得不學之惜乎學之而不能竟也且項氏世為楚將兵法固其專門名家項羽果能竟其學當日之天下安知非項氏之乎故人當才力方剛之時求學不在貪多而在有濟不在欲速而在有成項籍之七十餘戰未嘗敗北者則其學兵法之效也其所以身死於垓下者則其不能竟學之咎也後之人有欲恃兵法以成大功者可以戒矣

人生天地之間。非為世界求文明。即為國家修武備。立志固各有不同也。惟人之知識。上下不同。或欲讀書。或欲學劍。或欲學兵法。讀書可以知古人。學劍可以禦外侮。學兵法可以治國家。三者相較。重兵法是已古之譚兵法者曰。知已知彼。百戰百勝。彼方以我為實。而我示之以虛。則我之勝可必。彼方以我為虛。而我示之以實。則彼之敗無疑。此所謂百戰百勝之術。觀夫秦之項籍。亦欲學兵法。其志在為國家修武備也。其人幼失怙。賴叔父項梁養成之。梁令入學讀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姓名。劍足以敵一人。願學萬人敵。梁乃教以兵法。畧知其意。

又不肯竟學。以籍之身長。有加才。器過人。果能畢竟。其兵法之學。可患不成。為世帝王之業。乃為劉邦一戰而敗。

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說

人之居世善者為君子惡者為小人善惡有別名稱有異
有國者苟能擇其善者而用之未有不光照祖業傳名萬
代者也韓文公曰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斯言也為已彰者
而卷乎抑為未彰者而發乎如為已彰者而發則當世將
美其狂如為未彰而發則後世且嗤其媚韓文公當世之
未彰者也國不當出此言以明媚也
人生於世有志然後可以立功此理人人能知之乃有立志之
人不能立者何也蓋當世無顯者成其志之故也不能成其
志則志雖大而無用夫人之志譬如玉蘊于頑石之中

不經下和琢之不知其珍千里之馬不經伯樂調之不能

志別志雖大而無用。夫人之志。譬如玉。置于頑石之中。不經琢。琢之。不知其珍。千里之馬。不經伯樂調。不能稱其力。人之有志。不能顯於世。而立其功者。亦猶是也。吾讀韓愈。獎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又曰。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斯言也。誠足為萬世志士之鵠已。

凡人為仕者。無論在上位。中位。下位。必有先達之公。侯。將。相。負天下之望者。始以厚幣。畀以勲爵。凡可以有功于國。澤及于民之事業。悉以付之。而後可以享大名。顯當世。昔帝堯。因舜有聖德。故位傳于舜。國號虞。舜之臣禹。因治水有功。于天下。故傳位于禹。國號夏。夫堯舜與禹。皆有大功德。

于民者也。然舜非堯不能踐帝位，禹非舜不能獲大勳。
厥後聖賢如孔孟，咸不得志于有司，其理固昭然。若揭者
也。今之人若無先達之士，共相捏携，擁獲雖有美德美智
焉，能有功于國澤及于民哉。
人生于世，往往樂人之稱，惡人之怨，此人情之常也。其欲人稱
之者，果賢人乎？果聖人乎？如其人果為聖為賢，亦待人
稱之而後顯其名譽也。今有人焉，博學而無聞，廣智而困
守，其故何哉？蓋世人不知其學，共智所在之故耳。譬如山中之
玉，狀如頑石，遊者過之，不知其為美玉也。礪中之金，其質多
沙，識者得之，亦不可以行用也。人之不能顯其名譽，猶玉

之無人琢礪之無人採也。韓文公曰：莫為之於前，雖美而不彰。

涉識者得之亦不可以行用也人之不能顯其名譽猶玉

之無人珍○礦之無人採也○韓文公曰○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其信然矣○

當今之世○吾謂不患無高才○在上之人不肯禮而下之○此所以有○高才不為世用○與無才等也○我中國今日果有高才乎○抑無高○才乎○吾不得而斷之○借使有多數之高才○而掩有中國者能○否○舉用非吾之敢言也○即掩有中國者實能用之○而高才能○否○樂為中國所用○吾更不得而知也○以吾思之○今日之中國宜舉○高才○以○共○治○國○事○無○疑○也○在○上○者○苟○知○有○高○才○而○誠○以○求○之○高○才○必○出○其○共○治○國○事○亦○無○疑○也○奈○何○得○一○二○自○命○為○高○才○之○人○崇○其○位○厚○其○祿○而○所○謂○經○天○佛○地○霖○雨○蒼○生○可○為○國○家○大○柱

石者不能引而進之反黜而已也。則信乎國事不可問矣。蓋嘗遠稽歷史中國數千年以來高才之不得見用於世者固多。未有如今世之甚者。當道諸君欲圖國家振興者。勉之勉之。

吾人生天地之間。辱莫如偷生。榮莫如敢死。故自古慷慨捐軀之士。未有不廟食千秋。流芳百世者。然其所以得廟食千秋。流芳百世也。亦有故。韓文公曰。士之欲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先達之士。負天下望者。謂之前焉。又云。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吾思其言。吾知其意矣。蓋慷慨捐軀之士。其初非藏於版築魚鹽之地。即窟於深山大澤之中。聖主出而名

世應名世出而骨鯁義烈之。成驥附而隨之。而於

於版築魚鹽之地即窟於深山大澤之中聖王出而名

世應之。名世出而骨鯁義烈之。臣成驥附而隨之。而於
是暴主不敢逞其威。橫構倭不敢掣其黨。史冊昭垂。固
斑々可考者也。嗚呼。此即所以廟食流芳之故歟。
且天下有非常之才。必待有非常之人以用之。有非常之
人以用之。而後非常之才。威提携拊。舉以尊衛其國。余
讀韓愈與襄陽書曰。莫為之前。雖美不彰。旨哉言乎。夫
魯仲尼而有顏子之德美。齊有鮑叔而管仲之功美。豈
非皎若日星哉。要知孔子與顏子更相稱譽。不為朋
黨。鮑叔與管仲共相汲引。不為阿諛。世固有以朋黨
而彰其美者。務為之前而稱道之。亦有以阿諛而彰其

理想家之新學校

立國之要必以人才人才之本必須培植培植者何曰學校而已故國之強弱在于學校之善否即人才之多少也查界各國莫不以學校為重故人才多而國強我中國自前清以來學務雖略勝疇昔而其弊亦未能盡除故人才日趨於卑下學校日趨于腐敗國衰種弱正為此也其弊若何曰有數端也如我國學校每多停辦雖因經費不足之故而其咎皆在辦事人也蓋經費為一校之基礎無經費安能辦校故未辦前必先預籌經費使無半途中止之患

理想家之新學校

吾之論人品無不謂人之品格待教育而成。教以道德則道德矣。教以奸邪則奸邪矣。人之品格既由教育而成。於是。有設學校。延教師之舉。我國自前清以來。學校之建設。非一日矣。然未能見其大發達者。蓋無創設新學校之理想耳。吾今略述辦校之難。如左。辦校之最難者。曰建校舍也。籌經費也。延教師也。然此猶其小焉者也。其最難者有四。窮鄉僻壤。山隅小民。貧乏不能自給。罔論學費。其難一也。有經費矣。而無辦事之人。有辦事之人矣。而無純粹之學生。其難二也。即有辦事之人矣。有純粹之學生矣。有可籌辦之處矣。而或不肯出資本金以圖久遠。其

難三也。有出資奉金以圖久遠矣。而辦事人不能熱心。其難四也。有此四難。則學校安能大發達哉。我國古時已有學校。京師設大學。郡立小學。多以官款開辦。降至近世。雖有以公款開辦者。然亦拮据可數。即鄉鎮所立之小學校。忽盛忽衰。忽起忽滅。至不穩固。原其故。皆經費不足之咎也。故理想家之講新學校。必減國家可省之費。或建校舍。充經費。以培植人才。納富家田畝之稅。以助經費。告地方上之有公德心者。使出經費以補不足。如是學校之發達。可立而待。非然者。若妄費無度。取有用之錢財。歸于無用。不能具公德以謀公益。皆吾輩之所宜戒者也。由是觀之。可期學校發達之日者。

理想家之新學校也。

吾觀當今之世。惟學校尚稱隆盛。各處無不有之。無如學校之
設置不善。校中之課程亦未能美備。有外貌而無內容。或因經
費不足。學舍不能擴充。或某處人民鄙陋。文化不開。或薪金稀
少。不能延聘良師。或校長不嚴。規模不整。以致學生隨意遊嬉。
或有學校之名。而課程與私塾塾相等。此皆學校中之腐敗現象也。
余今欲立新學校。為先將經費籌足。延良師以教之。課目務求美
備。生徒務擇品行端正。為校長者。必以品行最高。科學最優者
充之。若非人品端正。圖安逸。寡智識者。不能為本校教員也。凡
琴歌手工。作操各門科學。各教員無不熱心教授。學生無

論貴賤不收學費如此設立可使生徒繁盛文化日進矣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隨毀於隨理之常也方今學校

林立如陷而升屏斥兇邪選舉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

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亦云美且備矣今以吾個人

理想之新學校言之則有未足焉凡人之未成人者教之以

入小學每週定有二十餘時之教授首教之以修身而知孝

出悌師敬友愛之道次教之國文使之成人可以顯名於天下

而傳於後世其他算術可知數理歷史可知歷代之興亡地理

可知地球之大勢海港之險要物產之出口人民之多寡又為

戰事之偵探然猶恐其急隨且也故必教以音樂侩操二

科振其精神教其志氣然則教以學校之教育如此完全

科振其精神。故其志氣然。則教以學校之教育。如此完全矣。固論中學以及大學乎。惟我國自滿清以來。利權多為洋閩所有。故經濟困窮。難以獨立。是以各國之學校。勝於我國之學校。頗多。然余之所患者。在此不在彼也。誠以我國之經濟。不能化無用為有用耳。如能改寺庵宗廟而為學校。教授之所以演戲賽會之費。而為國家教育之基金。豈非一種理想家之新學校哉。嗚呼。不欲為國民則已。欲為國民。則當竭力以盡學校之義務而已。中國古時。已有學校。所以培植人才也。至秦而學校之制度。降。至前清。復有創設學校之舉。然皆以經費

困○難○而○不○能○謀○達○故○學○校○多○而○程○度○淺○近○雖○有○官○立
私○立○各○學○校○而○亦○有○成○債○者○亦○不○多○觀○試○思○之○用
民○智○者○學○也○強○國○者○亦○學○也○學○校○既○如○此○其○重
則○吾○輩○宜○協○力○以○助○于○根○其○宜○出○資○財○以○助○于○不○足
使○學○校○繁○盛○此○吾○輩○所○應○免○之○責○任○也○吾○輩○有
此○應○之○責○故○或○有○收○地○方○上○之○捐○稅○以○充○經○費○者○皆
不○當○嘖○有○煩○言○也○凡○我○少○年○勿○以○學○校○為○無○用○倘
不○及○設○學○校○民○智○何○日○開○乎○戒○之○戒○之

新學校之經費

夫樹之盛木於養料。學校之興於經費。苟樹木無養料。乾而枯矣。學校無經費。則不能興矣。故樹木之有養料。猶學校之有經費也。我中國學校之所以不盛者。皆因經費缺乏之故也。苟經費充足。而學校他患不興。又他患乎。或曰。經費何由而籌乎。余曰。由租稅而籌之。如田。如房。如屋。如捐。及工廠商店。以製造轉輸為利用者。亦無不可納租稅也。凡此等之租稅。既可供學校之經費。於是經費充足。而學校興。學校興。則人才出。人才出。則國強。由此觀之。學校

豈不重哉。吾輩少年滿出資財以助予不足。佐學
校經費充足而後已。昔美國卡南琦氏者。至有
公德之人也。西歷一千八百三十七年。生於英國蘇格蘭。
十歲以牙父出流徙美國。居畢次保市。幼家貧。及年
漸長。家漸富。而後積資財四萬一。元為美州第一之
巨富也。卡曰財多。以遺予子孫。徒增愚而長驕。財自
我得。當自我遣之。乃力為義舉。廣購書籍。分
贖各學校。糜金錢有六百萬矣。噫。卡真公德之
人也。三日之人。能以卡為模範。如是學子存之經費
充足矣。否則學校廢。則人才無。人才無。則國亡。國

亡而富家之資財不修。三日有資財之人。意之不

亡而富家之資財不保。六日有資財之人者。可不
出資財以辦新學。存乎。

學校之有經費。猶手足之有血脉也。未有血脉不
行而手足不僵者。亦未有經費不足而學校不停
者。故經費者辦存之最要也。夫學校者。所以培
植人才。養成國民之道德心。為吾輩之所宜熱心創
辦者。何以至今。猶未能極盛者乎。曰。財政困難。經
費不足故也。既以經費不足。財政困難為憂。則籌
之於各種捐稅可矣。如地丁也。房捐也。畝捐也。皆可籌
以辦學校者也。然吾嘗見學校之有大成效者。何以

僅十之八九。此與他。蓋一由學生良莠之不齊。由於
辦事人之不能熱心。又無籌經費之良法也。夫國之強
強于民也。民之強。在于文進步也。位不盛設學校以教化
于人民。則民安能文。以國強。然欲盛設學校以教
化于人民。則必吾前所述之籌足經費為要務。蓋
經費者。校舍賴此而創。教師此而延。即校內所用之
器。其雜物等。亦無不賴此而辦也。或曰。經費不
足。取之于國家之公款。可矣。吾意則否。蓋公款者。
所充地方各種慈善事業費也。若將悉除去各種
慈善費而興學校。則一遇凶年。或兵災。則必有財

匱之患矣。故泰西各國之籌經費。必先預計其

匱之患矣。故泰西各國之籌經費也。必先預計其
國用之大小。而量出以為入。若所出不足。抵入則復加各
種捐稅于民。佐之有餘。而後已。彼學校之所以盛于
我國者。則以有籌劃經費之良法也。故平民家畜
一犬馬也。有稅。置一器具也。有稅。備一環釧也。有
稅。其他房屋及各種貨物。以及菸酒之買賣等。因
無漏矣。嗚呼。以此法取稅于民。而民去不細。取此稅以
辦學。而學又去不興。可見東西各國之取之於民。而
仍用于民也。籌理新學校之良法。孰有過于是
哉。夫我中國之學。有公官辦。私辦二種。然其所以經

校舍

費困難之故。有半塗而廢者。有將辦而不辦者。有思創而不創者。以云經費而至于不穩固。豈不大惜哉。故設籌經費。必倣法于太西各國而後可。新學校非不可辦也。所難得者校舍耳。支校為舍辦校之本。不可不力求完美也。苟校舍完美而內部之但濫自可窮其心力以籌劃之。此新學校之校舍之所宜亟也。三日之世。累一大文明之世界也。其學校養人才。無不以校舍為基礎也。非獨我國然。即泰西各國亦何莫不然。三我中國也。可更以校舍之不能擴充而學校因之不盛。然中國之為校舍者。其矣。若菴廟寺及家廟

第皆不及充者。如或除公。或租借。或以全國之菴

第皆而及充者如或除公之或租借之或以全國之菴
廟寺及家廟等論之中國二十二行省有一千五百
餘縣名以十計之不啻一萬五千餘處若尽此而易
校舍則有一萬五千餘之學校矣豈不快哉

不武也中國之為校舍者多矣若菴廟寺及家廟

後舍

會同地。惟有年。學。高。成。者。不。得。不。...
 有。思。創。而。不。創。者。以。其。經。費。而。不。...
 既。成。故。政。者。任。其。必。使。法。于。大。而。...
 折。於。非。人。而。大。而。唯。得。者。校。舍。其。...
 本。才。亦。不。能。以。定。美。也。而。校。舍。之。美。...
 可。謂。定。心。力。以。籌。劃。也。此。其。學。校。之。...
 其。味。也。亦。一。美。五。十。種。之。學。許。其。...
 雜。類。亦。十。種。三。不。當。一。美。五。十。種。...
 備。者。及。其。用。善。論。之。中。國。二。十。...
 味。習。亦。及。其。必。在。新。公。之。也。...
 全。國。行。...

論文學子進步之要術

文。學。進。步。之。道。無。也。在。有。恒。而。己。...
 留。餘。穿。石。新。可。磨。

論文學進步之要術

文學進步之道無他在有恒而已。溜能穿石，釘可磨針，皆積漸所致也。學者苟終日孜孜兀兀無少休息，吾未見其不成。吾之人士有自命為好學者多矣，當其發憤向學也，不分晝夜，數日後，兔心滋生，終以廢學。昔孔子有曰：欲速則不達。又曰：其進銳者其退速。此之謂也。人之智力有限，而又學之進步無窮，不得其術，僅知困學，則思慮過度，筋骨兔疲，有之腦力昏沉，中途棄置者，有之蓋人之所藉以運動主持百事者，徒以有筋骨，腦力思慮之作用耳。彼昏昧其腦筋，阻塞其思想，怠

疲其筋骨力則不智不識形若傀儡是欲求文學之進
步反為衛生之障礙學士將視斯文為畏途矣善知文
學進步之要術者非不競也非不勤也第一日起居
有時課讀有時研求有時動息有時積日累月行
之數年增進文學之功于是乎在矣台故曰事貴有恒不
貴欲速也文學進步之要術乎

蚕能吐絲蜂能釀蜜可以人生于世不能學乎若幼
不能學自暴自棄怠惰自安至老而無能此所以招
損也諺有之嬉無益學有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又
曰學而不厭學者苟能如是文學之進步速矣

且學之大小無限也大者為聖賢小者習章句吾
需不也

且學之大小無限也。大者為聖賢，小者習章句。吾
儒不過章句之學耳。猶不得求其進步，吁可慨已。
文字所以代言語也。在於取肖神理，得自然之旨趣而已。
矣。學文者理于明，則法立法，則文成。未有理明而文不
達也。是以文學一道，苟能得其進步之術，去一不可以為
文豪也。至於經學家、史學家，必更不淪矣。然則欲求文學
之進步，當先自以理始。若僅以焚膏繼晷，開卷誦讀，猶
卷茫茫，欲求文之成，不亦難乎。故誦讀者，學文之初步。
欲求進步之要術，首在求理，而得自然之旨趣也。可
治國之道，舉用文學之士為第一。國之有文，猶人之有脈，不之

有根也。中國文學自蒼頡造字以來，進而為文，通行於天下，而文學之術始。仲尼沒，文學一科，眾徒教授，而中華之文學大興。三代以降，國運之隆替，莫不視文學為轉移。乃吾國近三百年來，文學之衰，腐鏗不可嚮迨。言教受，於是為異日成就，於是尊之為師重之為友。文學之衰替，可勝言哉。夫文學乃尊人之道，立國之基本也。不求文學進步之術，則天下無良師，益友不務，矣。大道之必將淪胥以盡，即此可知。漢清順知識廣博，此亦不數觀有心國者，乃望將文學進步之術著之。

于篇

妻致夫書

甲戌之春二月既望君整行李於家庭游水之上妾舉
交觴以饒別送行於祠堂之屏蒙君囑曰親老家貧膝
此時也二人皆
淚盈之欲下至人去不過一週二歲斷不至三年五載至楚即付回音
矣

汝忽道悲致損玉偉是日也含淚而別分袂而去妾亦反
確是女子家庭歸綢閣理殘粧展總袞依枕思凝如怨如慕桃
常態
燈獨坐如醉如痴尔時之景象正有不堪回憶者豈

背却前意廿四春秋杳無片句隻字逆使終朝盼望徒有短翼
三六

長吁轉輪腸不知多少垂珠淚奚啻千雁鴻傳也
傳不至君家眼底庭鳥報盡報不列妾氏粧前因數年

之荒歉致家道之蕭條一月三十日之無飽煖一年十二

月月之受凄涼所鳴鳴則聲之垂淚兩滴則点之添

如此光景不但你欲愁歎信鏡以尋盟奈山高而水遠欲抱琴以別調恐傷節

哭我也欲為你哭而海名欲赴水而投江難別堂上之白髮欲偷生而勉死

苦無囊裏之黃金者宋宏不棄糟糠標芳名於千古

蔡邕不奉甘旨留遺臭於新年以高祖之棄呂后

可見矣 劉玄法之棄甘糜趙子龍之棄家園百里奚之棄厥

慶非國王創霸即為國忘家與君出游殊非此擬別家

因而忘旧如楚館而忘將相負天之罪彌滿背養良之

術難免妻與君恒有綢繆之意君與妾全無顧慮

果如會好

獨不思吳越王魁洪人况九以刑車覆轍輓致臨發惡

思如絮... 術唯免... 妻与君恒有... 獨... 君与... 妻全... 與... 願... 願...

三心8獨不思吳越王魁8汝人究以前車覆轍8致臨終惡

板君于控不知雀即仰仗滿堂空玉仙殊浪裏弄花8

任楚芳斛珠璣不啻風中秋月8能不忘芙蓉帳冷8

素月益加豈不思桑榆暮景乎妻涌涕而動夢我讀札而8

有札8勤盥漱第思曹娥投江負父壽昌棄職尋母于制8

志在於一而芳名垂於萬世矣与君父柩停在旁8

不孝子8岡佳域未卜母方困於蓬蓽救水興歡可憐危臨8

萱母每倚門而望則兩眼將穿屢為苦抱荆妻常8

若能有8登樓以觀而寸腸欲斷後來姑憂成疾請良醫嘗8

暴狀上矣8湯药妻身豈敢辭勞未幾母命云亡買棺木建道場8

妾質痛汝肺 腑內無三天之童 外去一脈之親 勤

紡織以周旋 賈布纏以殮 奔母逝仙境 號泣怨天

姑在滄 哀聲慘地自是不堪境裏深 冥閨中思

吾姑而魂執 希里無恨 悽慘不覺血盈兩袖 忘吾友

而天各一方 徒深雲樹 難免淚落三更 妾身已染痼疾

不問不哭不 不能轉禍而成祥 薄命將近黃泉 安望室鏡三重圓

你不負 勿理旧絃之琴 瑟周忘故園之柰 李君使親為有子之旅

望已絕子 魂妻為有夫之寡婦 窈思羊跪食乳 尚識天性之恩

只是他的 燕語對飛亦知交歡之雅 豈人為弟物之靈 反不如

大罪為子 不孝為 飛禽走獸 亦有愛餘錢 廩有餘粟 室居繁美

器具精 荆少女三四輩 迎媚於前 伏童數千人 奔走

富家
公相

貧不堪

器具精美少女三四輩迎媚於前伎童數千人奔走
於後惟君生身之母結髮之妻無衣無褐何以卒爰與
妾無禾不濟于餒而自君視之竟同陌路之人獨不
思父天妙地德並乾坤去唱婦隨情若山嶽妾思君生
前既忝於子道死後亦難見乎祖宗妾也幼讀詩書長
尊父訓文墨知乎一二礼義識其大端雖四注罔聞而
七戒常存妾固不念其風流君實有愧於德行君
失約於昔日妾修書於去時歸與不歸君乎問諸流水
听与不听妾不信於浮雲若少鴻便難吐信言於筆底
茲乘魚便故達寸楮於几席欲知家鄉之景象君于街

目於斯文

新婚賦

蘭秀之芳○羅綺合極天之花○智奩雁幣松羅訂山海
 之盟○綠絲係出烟烟○水斧化成伉儷○瑤池開玉輦○燈燭交
 輝○閨苑動仙輿○笙歌夾道○廣寒仙子之臨○凡金屋何
 娇○以再世同心○策縵嘉溢園芳合壺交杯○去生玉棠佳人
 低首○信羞知此夜紅梅破○玉才子楊眉吐氣○嘉言骨丹
 桂生○生上下交乾○坤鎖鑰陰陽合龍虎○凡雲向中原問鼎
 擊破玻璃○從赤壁捲戈重開水塞○秦回險溢祗容正
 馬先登蜀道崎嶇○難止陽兵迫進連環炮並改細柳

當視大將軍獨戰胡虜○欲行伍一開○欲行來七擒七
 擒○西○東○南○北○皆○用○重○張○之○聖○業

馬先登蜀道崎嶇難止陽兵進道連環炮並改細柳

營前大將軍獨戰胡芦谷行伍一用合往來七擒火

縱入不毛之地會插血之盟臨柴桓之宮開靈帳之室半

推半就之意獨運軍中又驚又愛之情恐聞鄰國始苦

夢城之戰天夜雲情而意通宵風倒簷顛對綉口含冰

櫻柀抱細筋搖殘楊柳性奔情斤向林中樵月夜心

鈎意餌獨朝海底釣九波肩挑三寸金蓮占住洞之花

烛手攀一枝玉笋直游別境乾坤一刻千金颺蕩半尺風

韻寸陰尺壁鼓舞萬種情懷怪即怪長日長年怎能

長夜恨止恨閨年閨月你不閨三更點風流汗出偏体

珠璣低嬌嫩声传盈侯綠柱意遊心息西辰

兩散玉泉紅汁流也。金鼎丹沙吐秀。此夜把開金雀
之屏。他年獻出麒麟。此小登科預兆。大登科茶里
青雲有路。虐害美人。轉作太真人。五色官誥成集。

討鴉片檄

刀兵槍礮之殺人也。可以禦之。瘟疫災癘之傷人也。可以
防之。蓋天下傷人之。無不有形。獨鴉片之殺人。無形
而見。無迹而求。一枝苦竹。戮死天下英雄。半盞殘燈。
燒尽田園產案。是物也。性含毒質。入人之口。死不旋踵。
乃人偏甘之。如飴。此所謂大惑不解者矣。吾聞狐之迷
人也。吸其精。吮其血。待其枯槁。而自斃。鴉片之殺

人也。何川異。題此。固普天之下。所同憤。率土之濱。所不容。

人也。仙以異是。此固普天之下所同憤。率土之濱所不容
者也。嗟乎。文忠。禔職。琦善。偷和。烟箱之炬。毀無功。禁
烟。重。用。愈。甚。遂。使。進。口。之。貨。可。稱。大。宗。成。癮。之。人。幾
遍。內。地。剝。削。精。神。沮。喪。志。氣。四。百。兆。之。人。民。大。半。死。於
橫。臥。十。八。省。之。土。地。都。將。換。此。殘。膏。亡。國。之。根。兆。於。此。
滅。種。之。源。始。於。是。矣。是以社名振武。凡鄂自強。非種
必鋤。有癮皆除。公等為救中國之少年。造時世之英雄。
正宜對天誓曰。苟眾一意。絕毒藥之根株。戮力同心。救
蒼生之却難。外邦輸入者禁。內地信種者罰。請人心
之齊集。斬罌粟之妖花。

以學愈愚論

確論

將全題目
之句改出

如此却不
不學

得乎氣之清者則為智。得乎氣之濁者則為愚。者之不可
 混乎智。犹智者之不得伴為愚也。今試說一事于此。人見其
 巧而我見其拙。人覺其利而我覺其純。巧拙利純之間。智愚
 蓋判然矣。雖然。為愚者計。亦有以治之方也。方奈何。曰。厥惟
 學。蓋智女目智。愚女自愚。天事也。智女固不愚。而愚女亦不智。人
 事也。以人事補天事之不足。此荀子所謂以學愈愚之說也。學而
 後識。古今治亂之源。學而後知。中外朝廷之作。桂力可一時之懈弛。
 斯心時有一旦之貫通。可知愚于昔而不愚于今。移時為兩。而愚
 已愈也。愚于彼而不愚于此。易地為兩。而愚亦已愈也。且不現于

夫入學喻
病者乎
當平氣息
愈以拘留
林穰鮮不
謂荀延殘
端矣良醫
習

已愈也。愚于彼而不愚于此。愚于此而不愚于彼。愚亦已愈也。且不現于

夾入譬喻
妙

深明医学

医国的如
良方

病者乎。当平氣息奄奄。拘留牀褥。鮮不謂苟延殘喘矣。良醫
出而施之。以針砭投之。以藥石刈之。病霍然而立愈。彼愚者之好學
其效驗亦當是耳。嗟乎。我中國以四万之人。眾凡愚夫愚婦。痛心
疾首于窮鄉僻壤間者。何可勝計。安得有熱心醫國者。為之
偏設學堂。以當濟世之良方也哉。

郭子儀論

嗚呼。再造李唐之天下者。何人乎。即汾陽忠武王郭子儀是也。夫
孔子之學而世所用。王猛有所用而失于身。孔亦不失于身。而世其
功至若于謙。有功矣。而卒為小人所陷。不日于死。此吾所以于古
而不得不以子儀為完人也。子儀生平華蹟最。吾不備論。其必
以世可便也。
下文許其差

外交當安史之亂府兵之制久壞河北之寇愈盛一旦福孽勢如怒潮兩京失守宗奔謀臣束手良將裹足子儀乃妙想天開借助回紇以恢復兩京兩京者李唐社稷之根本也兩京復而再造之功不足立乎吾有所疑者回紇夷狄耳非如中國之素崇禮教而將士皆知名分者也朝改暮擊是乎天性翻雲覆雨已成習慣正不知子儀具何神略而崇禮教之國有亂竟用朝改暮擊者乎之知名分之人為寇竟用翻雲覆雨者乎之而且出於國破君竄財竭兵弱之故也是必深有具故在矣及觀乎結盟回紇汝知子儀之立再造之功由乎善办外交也善办外交而以貨誘非以勢抑而回紇以赤心相待也不然涇陽之圍非不急也回紇吐番

合兵非不眾也數騎之眾更非所以壯軍容而懾敵胆也而乃讓以

以勢相而回仇以赤心相待也不在淫陽之圖非不急也回仇吐番

合兵非不眾也。數騎之眾更非所以壯軍容而懾敵胆也。而乃讓以
大義。要以盟約。卒使皇唐之老尊嚴如神。蠻夷大長下馬羅拜。苟
非信義素著。豈可得哉。豈可得哉。禮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
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斯言子
思發之。而子儀行之。厥後封郡王。享遐齡。孝子。龜孫。萃於一堂。王
侯將相。多出於門。位極人臣。而眾不忌。功高天下。而主不疑。此吾
所以上下千古。不得不以子儀為完人也。夫

文氣之盛有不可已之勢

早起論

余嘗讀史至西周。宣王每晏起。王后姜氏脫簪待罪。王遂早朝。誦
詩至齊風。矣矣。相登。戾戾。以蠅聲為鳴。以月光為東方。明不敢

以同盛之甘短丈夫之志故季札觀周樂為之歌齊而有美哉
決之稱未嘗不悠然有所思曰甚哉內助之難也宣之中興周
室齊之久霸東海其未必非粉黛黽勉同心之力歟及觀孟子稱
齊婦蚤起以覲良人之所至又未嘗不啞然笑其多事曰是亦不
以已乎然相泣中庭以後彼驕妻妾者安知平不以羞而翻然改
轍則異日化醜觀之徒為忠尚之士亦未始非收效於齊婦之蚤起
也則甚矣起之不早也是故一日養幾於曠庶農人主之起宜
早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之起宜早也為人子而不知早起則夙興夜
寐甘香所生之沼何為此民而不知早起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
至於學士為四民之中繼百圣之緒寸陰是惜宜取法乎夏王

本雅賦說文尤於字字如所管管瓦冷意餘温水請翠小園風
青眉淺眉共不兒女事之所切莫乎胡不莫也胡不

木難雕詎效尤於宰予如斥鴳置瓦冷恁餘温於翡翠小閣風
清留殘夢於大槐不几為兒女子之所竊笑乎胡不讀史胡不誦
詩胡不觀孟子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義

中庸三達德曰智曰仁曰勇而三者之綱領則以智為始基以勇為
究竟何以能智明則智何以能勇強則勇何以能剛何以能強則自百
倍其功始矣愚者不以柔者不強天事也然愚者可智柔者可
強人事也以人事補天事之不足此中庸所謂貴因勉學之說也
試先言愚之必柔柔之必強同一事也人巧我拙人利我純愚之至
矣百倍其功而拙者未必不可巧純者未必不可利所謂也

同一事也。人進承退人壯承餒柔之至矣。百倍乎功而退者未
必不可進。餒者未必不可壯。所謂強也。孔子曰：愚者且能明，况非
真愚者。柔者且能強，况非真柔者。曰：虽愚，虽柔，每下而降之。
依自諉者不留餘地也。曰：明必強，按理而斷之。依自奮者可操
左券也。是故求進文而力圖自強者，所貴勿畏難，勿自畫，勿作因
循之想。甘讓人先，勿存暴棄之心。退居人後，久而久之，自能達其
目的也。若夫國家之大，患難之時，則堅苦其心，忍辱其志，有不
磨之氣，遂有不可挫之功。依天下之人，俱不敢笑承之愚，議承之
柔，而浴百倍乎功之能事，乃大白於天下。夫哀公之割，可謂愚矣。魯之
弱，可謂柔矣。而孔子尚以明強望之。左亦曰：人貴自立。

強而孔子尚以明強望之
古六日人貴自立

剪髮易服得失論

人之威儀固須求其端好而尤貴趨于便利蓋端好雖足以
 壯人之規仰究不若便利之尤有益于動作也即如辮髮一端委國
 自明以來男女皆束髮于頂加冠以覆之至滿人入國則男頂
 垂辮而女則仍舊夫委國之人其髮本長而又加以蓄之之絲
 束試思人之腦筋有力幾何不將為辮所累乎今則倣外國之法
 而去之其便甚矣惟服亦然委國尚寬衣博帶一有舉動身
 肢甚多不便今制用左衽雖較古為小然比外國之窄袖短襟
 遠不逮矣夫國所以衰固不在此區之儀容之間也然以此區之儀
 容之間而竟不能趨于便利則重大于此者更甘容說矣而老僮

國語文
 與素心非
 非亦謂可
 於八辭也
 味中類而
 八乘其言
 自亦云焉
 跡之其意
 加其亦謂
 三有為亦
 三東面朝

○ 然○法○徒○執○
○ 之際○愚○之○人○
○ 猶○曰○此○等○剪○髮○易○服○之○說○是○用○變○蠻○夷○者○也○嗚○呼○制○變
○ 識○見○有○限○卑○
○ 種○之○疑○慮○恒○于○夷○而○苟○能○自○強○則○牙○地○其○人○猶○不○失○為○美○若○循○此○不○改○一○旦
○ 有○必○行○之○既
○ 久○熟○和○其○有
○ 利○中○弊○而
○ 沒○乃○釋○然
○ 於○心○所○可
○ 與○樂○或○難○其
○ 國○始○也

行耶

○ 國○亡○種○滅○更○何○所○得○而○行○其○剪○髮○易○服○之○效○乎○且○前○人○創
○ 造○法○制○縱○極○正○當○究○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行○之○百○世○而○其○惑
○ 正○賴○一○查○補○救○起○廢○以○保○秦○土○地○人○民○于○不○墜○耳○則○夫○剪○髮
○ 易○服○者○亦○有○益○于○動○作○之○更○改○也○尚○何○以○得○失○為○疑○而○遲○之○吾

夫入之既明矣不若動其心而使之自強也嗚呼制變一說者固
入之既明矣不若動其心而使之自強也嗚呼制變一說者固
入之既明矣不若動其心而使之自強也嗚呼制變一說者固

周勃論

大臣之于國家也。如作歲旱之霖。而如作和羹之鹽梅。可以定
變。可以逆權。在於不曠乎職。而己矣。漢有周勃。立帝之臣也。當
太后歎王諸呂。封王陵以為背立。粗之盟。不可周勃乃問太后
意。卒至外戚專政。劉氏之血食不絕。如綫非周勃一人釀成
之乎。或曰。當太后專政。權勢所在。螳臂安足以當轆。不如暫贊
成之。及至太后宴駕。後合刀圍之。亦不為遲。現乎。入軍門而呂
氏族滅。仇平速也。吾謂不然。諸呂之稱王。周勃實有以贊成
之。呂氏之亂。所以能平者。乃軍人之歸漢。非周勃之功也。而後軍
人以周勃之心為心。見權勢為懼。皆為右袒。劉氏之天下安矣。

不為呂氏之天下乎。然則周勃當奈何。當太后以王諸呂為問。周勃正言以答之。太后雖婦人。亦非不畏大臣之反抗也。而不幸不所平言。而以宗廟為重。諍之可也。諍之不可死之也。乃周勃計不出此。而後世之漢史。往往以平后氏亂為功。周勃之不以曲徑。太后為周勃之罪。豈論哉。

語曰。所主修知才。又云。治世多能臣。斯言也。誠不謬矣。夫國之所賴以治安者。以其有能臣耳。所賴以保守疆土。征服四夷者。亦以其有將才耳。漢時有周勃其人者。將才也。亦能臣也。高祖嘗曰。劉氏者必勃也。及高帝卒。呂后專權。見昔高祖之封諸子也。欲王諸呂。問周勃。曰。昔高祖定

天下。王諸子。今太后稱制。王諸呂。亦無不可。乃遂封呂祿。

昔祖之封諸子也。欲王諸呂。問周勃。曰。昔高祖之

天下王。漢子。今太后稱制。王漢呂。亦無不可。乃遂封呂祿
為王。嗚呼。勃可謂人傑矣。呂后之謀于周勃。周勃以直
骨周勃也。而勃以此言順于意。不知呂后專權。勇往直
諫。亦不受。故不用此計。以避于鋒耳。及後見許呂之將
反也。乃始與陳平謀捕諸呂。斬之。即此蘇氏所謂吾嘗之吾
能收之。然亦有辭于天下。周勃有之矣。

國家之有賢臣。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海之有蛟龍也。伏乎
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不可動者。而國賴以強。試以
證之。往古。前漢。惠帝時。有太尉周勃者。賢臣也。斯時
呂氏擅權。太后欲王許呂。問王陵。不可。問周勃。對曰。亦

帝定天下王諸子。今太后祿制王涉呂。亦無不可。乃
 立涉呂為王。此言也。周勃佯雖從。心實圖之。免雖愛
 之心實仇之。及太后崩。見諸呂將叛。周勃捕涉呂。悉
 斬之。漢室賴以安寧。噫。周勃之賢固。豈祿矣。而平
 計布^未可謂得也。當太后欲王涉呂之時。勃豈逆料呂
 氏之必亂。則必不能成大^事耶。如呂氏之亂為預
 決。則所知之而故蹈之。以室外戚之禍。非勃一人所
 倡乎。春秋責備賢者。吾謂周勃之失計。未有如王
 諸呂之可之甚者也。

卷之四十四 漢書 卷之四十四 漢書 卷之四十四 漢書

屯田

曹孟德始屯田許昌而北制袁紹南折劉表鄧艾再屯田陳項
壽春而終以吞吳此魏晉平定天下之卒圖也屯田之利有六而
廣儲芻糧不與孟戰不廢耕則耕不廢守不廢戰一也屯田之
吏士授所屯為己之樂士探伺密而死守之心固二也兵屯家室則情
不固有室家則為行伍之累以屯田安于家室出而戰歸而息三也
兵從事於耕則樂與民親而殘民之心息即境外之民亦不欲陵
轍而噬齧之敵境之民且親附而為家用四也兵可久屯聚於邊
徼東伍部分不離牙素甲冑器械以暇而脩卒有調發符旦一下
而夕就道敵莫能測牙動靜之機五也勝則進不勝則退有

所止不至駭敵而內訌六也。有此六利者而粟米芻藁之取
給以不重困編氓之輸運屯田之利溥矣。我諸葛公之於祁山
也亦是道也。姜維不能踵之是以亡。嗚呼。有其地有守其地矣。
許昌之屯乘黃巾之亂民皆流亡野多曠土也。兩淮之屯魏吳
交爭之地棄為甌脫田皆蕪廢也。五丈原之屯秦隴階文之間
地廣人稀羌胡投山澤而棄平土數百里草萊也。非是者可
屯之地疇零散布於民田之間而今兵以屯之則一散而可猝收矣。
奪民熟壤以聚屯民怨而速敗矣。屯之必以平地也。屯之於爭戰
之野壓敵境而營疆場以守為本以戰為心而以耕為餘力則釋
耒耜援戈和兩不相妨以相廢。今在四海蕩平之後分散士卒

雖軍民間依良利於耕而以戰守為役則必有訓練儲東之說

雜處民間，佐食利於耨，而以戰守為役，則雖有訓練，鉗束之法，而日漸月靡，於全軀保室，撲鈍偷安之習，而天下於是乎兵。故惟棗祇，鄧艾諸葛，可以行焉。而後此之祖，以安插天下之兵，是弭兵養懦之術也。故陵夷衰微，而卒與衛國比屯之，必以平時也。法有名同而實異，事同而效异，如此者多矣。謀國者不可不審也。

關中形勢論

謝山全氏作諸葛武侯入蜀論，詔為先祖孔明計，當棄荊州而固長安。乃仗前將軍日夜結怨於吳，且宛域之內，應已平。張遼之援兵已至，即其陸遜亦敗而歸也。况即得荆襄，不若長安之一

郡一縣。牙論。而識卓矣。○然○長○安○之○一○郡○一○縣○亦○何○足○得○哉○凡
欲守関中者。必先守潼関。以信陵君率五国之師攻秦。人固
守関。関五国之師。逡巡不敢入。自西漢移関之後。潼関之險。更
勝。散函以散函。縱攻不入。尚有洛陽可為退步。未若潼関在
散函之内。潼関既守。則别出奇兵。由藍田出武関。西塞散函。
東扼虎牢。仗敵坐困於二関之間。進不得進。退不得退。靈宝
彈丸之地。其糧可徵。不出旬月。三軍飢困。不戰成擒。而長安洛
陽先為我有矣。乃既不能用魏延子午谷之計。襲取長安。而
欲出上游。平取隴右。隴右縱可得。何足以制関中哉。○中○失○也。再
則屢出祁山。祁山固守。蹈攻城之下策。屢以糧尽而返。不知过

城勿攻。直取長安。因糧於敵。中失二也。且取後乃懲遲糧之弊。

貝屢出神山 祁山固守 踏攻城之下策 屢以糧盡而返 不知過

城勿攻直取長安因糧於敵中失二也最後乃懲運糧之弊
而屯田渭上與司馬懿相持司馬懿雖不敢戰而長於守孔
縱不死蚌鷸相爭何年破賊用兵之道地理為先從未有不
守潼關而能有閩中者字文泰與司懿相持於夏陽而潛師
先拔潼關擊破寶泰之中司懿遂東走英雄成算止爭機
先彼哥舒翰孫白谷之出閩必敗者皆由朝廷中制不知守將
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誼勢非得已情尚可原安有位兼將
相進止自由而不知據形勢專恃節制為不敗之計哉全
子又作曲端論謂張浚富平之敗由防兀木重有渡江之舉
故先出西北空虚之地以橈之兀木千重赴援富平雖敗而江左

遂以立枕芟邊虜矣。嗚呼！以四十萬之兵，投虎狼之喙，尚有得
執干戈衛社稷之名。老成謀國，固若是乎？誠能固守潼關，縱
敵入散函之沒，而遣奇兵由藍田出武關，投散函以斷平歸路。
佐金人困守於靈堂之間者，上策也。即不然，敵已深入險地，則
為堅壁清野之策，於四十萬眾中，選簡練之師，十萬仗吳
璘、吳玠、劉子羽各將一二萬人，守富平、棗州、鳳翔，而自以三
萬人固守長安，深溝高壘，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敵攻
長安，則三郡各出勁旅以撓其沒，敵分攻三郡，則長安出勁
旅以撓其沒。聲東擊西，西擊東，更番轉戰，伎疲於奔命，
窘於糧餉，而沒合軍大戰以克之。順昌之捷，不可再見乎？奈

仍以剛愎中謀之將，御紀律不嚴之兵，一敗塗地中原，遂不可復。

仍剛復其謀之將御紀律不嚴之兵一敗塗地中原遂不可復
尚不可以服曲端之心更何以對李剛之刻也故顧祖禹讀史方
輿紀要為用兵鄉道之要戚繼光練兵紀實紀效新書為
練之要有節制而其地理者武侯也其地理而并其節制者
張魏公也姑舉閩中二事以為千古兵家之鑒

男女平權說

易有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執是以
論則男女之為平等也可知惟一夫多妻之風古聖且不免以
堯之聖猶以二女為釐降識者憾焉然重男輕女於古未聞
詩首閔睚礼垂昏義春秋譏不親迎明乎夫妻之相敵作夫之

婦○所○所○順○也○周○秦○以○降○古○道○寢○衰○至○宋○儒○以○夫○為○妻○綱○之○
說○流○傳○海○內○由○是○男○日○尊○而○女○日○卑○男○子○曰○我○丈○夫○也○一○家○之○事○
我○為○政○於○婦○女○也○与○子○女○子○曰○予○一○女○流○耳○賴○男○子○而○生○何○權○之○
有○嗚○呼○男○之○自○命○何○干○女○耶○女○之○自○待○又○何○干○賤○耶○雖○然○此○
猶○可○說○也○吾○見○夫○鬪○茸○也○能○之○男○子○啾○之○其○丈○夫○氣○且○喔○呼○嚙○
吮○以○事○婦○人○矣○吾○又○見○夫○頑○鈍○之○恥○之○男○子○平○居○不○知○身○家○事○
而○縱○其○婦○女○為○醜○行○矣○男○有○權○而○實○其○權○女○有○權○而○實○有○權○
此○皆○重○男○輕○女○之○反○動○力○也○今○則○啟○化○東○來○昌○言○女○權○平○權○平○
權○之○聲○日○行○於○惟○閨○間○矣○然○新○道○德○未○生○而○舊○道○德○盡○替○青○
年○女○子○一○入○女○校○略○識○之○其○眼○亦○於○項○耳○食○女○史○二○語○便○自○矜○

為女中傑文則曹大家武則梁夫人滿口英雄歷制一切迥間以

女子一入女校略識之世服亦於頭耳食女史一二語便自矜

為女中傑。文則曹大家。武則梁夫人。滿口英雄。壓制一切。迨問以烹飪紡織等學。則瞠目不知所答。甚或假自由結婚之說。利行卓王孫女及紅拂伎故事。嗟彼男子。納主中饋。唯日仰其鼻息。而彼猶以權力未足。或失意。勃谿詬誶。要索離緣。變本加厲。至于此殆亦昌言女權者所未及料耶。夫所詔男女平權者。即易所詔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是也。男女分權。斯之詔乎。今乃誤會平權三字之意义。一若女權無限。男子不得過問。由是置女道女職於不顧。輒倒行而逆施之。嗚呼。吾甚不願有此奇形怪狀之新女學也。曩者女權失而女多卑鄙。賴人生活。猶知廉恥。即間有河東獅吼。撲上鵝奔。亦男子自失其權之所致耳。今則女與男競。

明目張膽毫無顧忌是又家門之大變矣有志女權者宜亟為
修正發明乎權二字之大義為女學倡則或可稍挽澆風而為男子
者亦當保有男權毋侵女權以為相內之規型可也

論中國今日之三大患

今日憂國之士動曰財政困難也強鄰交侵也是固然矣然猶未得其
要也夫中國地大物博生產之饒甲於天下所以不免貧困者實
由生財無道有地利而未盡耳苟農工商礦諸實業日益發達
將見二十二行省盡為黃金世界尚何國之不富哉若夫外患之
來亦由內治之不修故也所謂物必先腐而虫生苟內政整理井然
可與人以可蹈之隙則雖鷹麟虎視環伺吾側者又豈敢張牙

與人以可蹈之隙則雖鷹鷂視環伺吾側者又豈敢張牙

舞爪而食人也。是二者之轉瞬皆視我力行之何如耳。可憂而察不足憂也。然則今日遂寧所患乎。曰今日之最可怖最可憂者。而亡國滅種之禍者。厥有三端。曰黨見之傾軋也。曰民氣之囂張也。曰散兵之充斥也。三者不去。國事將不可問矣。夫政黨之設。原以促政治之進步者。雖政見不一。各黨有各黨之宗旨。各黨有各黨之政策。然其所懷目的則一也。記者何曰。國利民福而已。夫惟向以國利民福為目的。故甲黨有謀之不臧。乙黨可以合羣策而補救之。乙黨有一慮之失。甲黨可以集羣力而糾正之。互相為輔。互相為助。而汝國基鞏固。羣羊治完美。此立憲國之所以貴有黨也。乃我國自共和成立以來。數大黨派交戰於國中。人不知有黨見而不知政見。

知有黨利而不知有國利以攻擊異黨為維一天職以挑剔惡
感為黨之義務報紙之所鼓吹多黨與黨相罵之文章官吏
之有矣否多黨與黨標榜之月旦也甚非混淆門戶水火視國事為
兒戲晚敵黨為仇讐馴至明刺暗殺演出種種不甲是說之慘
劇究其禍之所極不至如波蘭之內訌而來倭普奧法三國之瓜分
法蘭西大革命之後流為恐怖時代不止也夫歐西各國之政黨俾
常不競爭劇烈也然其所競爭者在公理而不左私見左政治而
不左意氣現夫美國自由保守兩黨之於關稅問題美國民主共
和兩黨之於帝國主義可概見矣夫惟所競爭者在公理與政治
故愈競爭而公理愈出政治愈良而國家愈臻強大之域反之

而競爭尚意氣懷私愈則愈競爭而意氣愈深私愈愈

故愈競爭而公理愈出政治愈良而國家愈強強文之域及之

而競爭尚意氣懷挾私忿則愈競爭而意氣愈深私忿愈甚而國家遂愈不可收拾矣今試問或承國政黨之競爭其果屬於前者乎抑屬於後者乎不言可知矣嗚呼鵲蚌相爭漁人得利長此不悛後患何極故曰黨見之傾軋其患一也古人有言民猶水也水可以載舟可以覆舟民可以具國亦可以亡國興國之民靜而好礼亡國之民動而好亂承國數千年来因於專制積威之下人民習焉相安視為上天下澤不可逃避之公例自政作改革以後予以天賦之人權去其從前之桎梏而此輩不知之民不惟不知養其自治之能力成一高尚之人格反囂張跋扈熾其蔑視名教之心恰如失馭之馬奔踉蹌踏其所顧忌言自

由則作奸作盜殺人攘貨視法律如弁髦言平等則其父母母
其長可幼歐人類禽獸見官長則輕之侮之喜笑怒罵之而歐辱
法官者有矣破壞議會者有矣搗毀法庭者有矣昔法國人民浮
躁革命之禍至再至三至今思巴黎流血之慘狀猶令人心悸孰
知承國之心今又步其後塵也豈不重可畏耶故曰民氣之賢張
其患一也且自古亡國亂天下之源屬於敵國外患者十之屬於
遊匪狗盜者十之九也而原其致此匪盜之由則逃兵潰卒游勇
會黨實其大總因也觀前明末造耿如杞以勤王之師潰於陝
西後此遂蔓延徧天下漁為不可收拾之流賊其明徵也蓋此
輩召募之卒本為行凶慄悍嗜殺好聞之徒一旦失其所依則

相聚而結為匪勢所必到其足怪也民國起義兩招新舊兵
相聚而結為匪勢所必到其足怪也民國起義兩招新舊兵

滬召募之卒本為行凶悍嗜殺好鬥之徒一旦失其所依則

相聚而結為匪勢所必至可足怪也。民國起義所招新舊兵卒不下百餘萬迄南北一統而後漸次遣散計全國二十二行省中皆省軍退伍之軍人省之中軍府軍退伍之軍人而府之中又皆懸軍退伍之軍人是以退伍之軍人多一有敢於倡亂恐不畏死如張獻忠李自成其人出則此輩行兇慍悍嗜殺好鬥之徒遂聞風而響應矣。現各省之士匪蜂起盜賊橫行推原其禍之所始何一非此退伍之軍人推其波而助其瀾也。夫今日之業經遣散之軍士固已多矣然而欲遣散而未遣散者又不知其幾何。將來若全行退伍之後則其禍寧似今日而已哉。故曰散兵之充斥其又一患也。夫今日之大患既

具此矣。則其謀國之策。惟在此三者。而善治之。其餘自可
迎刃而解矣。不然。舍本而求末。濁源而清流。未有能濟
也。吾願有統治人民之權。代表人民之責者。其三教是焉。

妓館仿滕王閣序

清和故坊。尚仁新里。艷分曲院。地接勾欄。儲越女而合吳姬。誘王
孫而引公子。金揮如土。黃標供妓。厭之求計。設牢籠。青年下陷。
人之坑煙花。羅列粉黛。紛陳各房。爭相好。攀出局忙堂。差
之喊。结交交場之閨客。訪艷遙臨。進出洋行之買辦。尋芳暫駐。
娘姨趨奉。勝友如雲。大姐奉迎。高明滿座。裝嬌做媚。錢樹子之神
通。捧屁掇臀。洋大爺之俗態。家兒作主。嚇倒開堂。靨子何知。隨

通捧鹿撥臂洋大爺之俗慈家兒作主蘇倒開堂屬子何知隨

東狎客問津柳巷選勝桃源月水尽而接客忙煙光凝而燒湯
熱逞精神於愆愆訪風景於立唐躡艷迹以探幽得人間
之异境蓮翹聳翠溜出金生衣破流丹下淋玉瀉悠然而入
窮島嶼之縈迴窈乎具深列岡巒之作勢披蔓草俯幽香鴛
鴦快平交頸鴛風恣于顛倒杖波一結扞胸索舌之時春色
十分交頸疊股之際雲消雨霽重整杯盤衣色與鬢影
齊親人面共桃花一色京腔唱徹響窮楚館之中小調翻
新声断秦樓之下淺斟低唱嫖興過飛艷曲譜而明鏡上藏
歌凝而行雲過迴身孰抱幾光和尚之打縱件入懷頓落
狂且之魄刻筵設妖姬陪伴謹浪於暇時極歡娛於中夜

眉來眼去覺情意之甘窮口是心非識笑啼之多偽結同心
於果帕誓偕老於羅衾媚怨負而侔骨蘇靡音溺而神形
化羨錢日費誰悲失足之人一笑相逢尽是銷銅之客涉迷
途而不悟登覽岸以何年嗚呼陷溺既深流連莫返衣衫日陋
囊囊漸空覓素狎之佳人情形頓改即幫閑之門下嘴臉都
非所賴浪子警心少年悔過窺來景象須知類曲之虛識破
機関不墮迷魂之陣攬閑花而覓刺嗅野草以為菰北里
雖佳行蹤甲絕東隅既逝柔榆宜收相思搓淚空懷勾引之
心喫癢有知須返沉淪之駕僕逢場作嬉日擊斯人甘事
狎游習子矜之佻達有錢請客慕杜牧之狹邪親笑口於

櫻桃感鬢眉於柳叶非桑間之餘習即濮上之淫風殘片

狎游習子於之他途有錢請客慕杜牧之狹邪親笑曰於

櫻桃感蠶眉於柳叶非桑間之餘習即濮上之淫風篋片
趨承叨陪末座鴝鵒湊趣喜插科譚春夢方酣撫腕囊
而已涇人情太薄視贅疣以何堪嗚呼極樂不常窮簷難再
老官已矣婁子依然苦口贈言幸莫怪於饒舌回頭是岸窈所
望於羣公敢竭鄙誠聊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青稜宛轉
四馬路品竹彈絲競歌舞畫棟朝飛陽臺雲珠簾暮捲巫
山雨尋花問柳日悠送舊迎新幾度秋箇中浪子今何在偃
蹇長街作下流

怕老婆贊仿孔子世家贊

懼內人曰例有之妓院禁止賭館限止雖不能至然心恣往之

余讀怕婆傳怒見牙為人入室見懦夫跪地滾燈頂磚朋
友以村竊聽其家余舌奇之不能聲之天下丈夫至於龜奴眾矣
背地則誇見則縮怕婆衣鉢傳千百世時人尚之自官吏豪
富房中出一步者則聽命於娘子可謂至怕矣

張繼賢供狀

供狀人張繼賢年一十八歲係麻城縣人氏繼賢幼讀書壯游泮

自貢極水作賦吟詩奕文才蓋岳眉清目秀堂氣象軒昂員經邦

濟世之才懷步月登雲之志正宜粹養潛修由採芹而折桂

明知犯豈欲下喬入谷徒嗜酒而貪花中伊夙世有緣已結風流冤債
今生不羊偶逢月下佳人青年美貌舉國雙玉骨冰肌

高子白如色人之傾城第一此范家之押出曹氏之門有月姑娘之期為書記監

今生不學偶逢月下佳人青年美貌舉國可雙玉骨冰肌

高台彩色今傾城第一此范家之狂出曾氏之門有月姑娘之若為范監

所欲幼穉若益愛自不難生之室富已極矣淫莫甚焉窺吾後雅堪作管風之交愛

引各于人 承青妻欲遂鴛鴦之侶蜜令家僮朝寄信暗使侍女夜

全是他本 敲門喜出室外遂圖傾刻之歡引入閨中勝似百年之好攜

引你

原你笑手而輕言笑語情話齊眉捉膝而換盞交杯喜心兩醉恨相

迷魂陣中

趣味若何

你却注的
公口

逢之不早愁良夜之夢由是解金釵而脫金羅滅銀燈

而入錦帳纖玉手緊抱儒士之腰小金蓮輕架書生之股

兩意雲情既受豕百般恩愛柳腰櫻口怎当他美種温情

仙郎借神女而眠即便呈桃源勝念才子并嫦娥而睡說

可惜你竟下
乔入心

甚么金榜題名枕上情濃漏尽五更还作夜幃中春暖雪

業情人之

在素面

深三尺不知寒由是日往復來不喜行雲流水自此出門入戶

幾忘雞鳴犬吠笑面相迎祇恨今宵晚至愁眉顰送更天明

夜早來一个女為了少年郎竟弗思描寫刺風一个兒為愛多情

女也不愁附風攀龍星前月下咸結同心海誓山盟共期偕老

不料月姑心很私尋葯酒毒夫遂致鄰里共知輒向天官而

訴湏臾而兩入法庭倏忽而雙居囹圄昔時一对情人笑言圖

肉今日兩行愁淚滴滴獄中禍淫福善始信報應之可差矣

尽悲末乃識盈虛之有數理也如此情實堪憐傷弓之鳥恨

此日不能忘舉翱翔吞餌之魚悔当初何不忍飢跳躍蓋一失

足而難追欲再保身而不得雖然採尽江南春色死也甘心

原是他的原故

棄權生悲

自定之理

言識之必已晚矣

誰來憐你

苦作之甚苦

作之甚罪宜斬

可憐錦繡文龍竟埋荒野嗚呼實有愧於孔氏之門自該

自知罪矣
受夫蕭伊之律
可憐錦繡文章竟埋荒野嗚呼實有愧於孔氏之門自該

曾月姑供狀

作面

妾本宦門閨女。綉閣名姬。隨父讀書。適庭問學。詩學孔伴。母刺繡。

之志不錯

逕房訓描。刺風謾詠。絮之才實具神針。之譽自思淑女。豈

配傭夫。詎料月老世情。撥亂鴛鴦。續譜冰人。多詐顛倒牛女。

千里相緣

線牽你手

佳期。范生來六禮之迎。老父述三從之訓。從人數百花鼓。頻敲聲聞。

知道

得意之極。道旁爭覩紅裙宮花。二朵。燭影輝煌。喜及出門。擬看綠衣。豈

知終風。聲暴。膠木恩稀。對鏡。張敞之筆。整衣。韓壽之香。天

也命也。怨哉痛哉。閨內深恩。每嘆。遇人之不淑。欄杆。倚劇。憐寔

足

此所語人心不

命之不犹禍因中秋玩月桂閣飄飄遙聞渴窻書聲窻疑西廂

情韻步閣推窻乃景洛陽才子俊俏書生張繼吳牙人也休說錦心

一見便透淫縷口子建同才但現日秀眉清何郎媿美鎖不住心猿意馬效

可知矣崔娘之詩宴瞞不過使女家僮學卓氏之扣門偷步進書齋果

然幽雅紙窻木榻不啻牙牀錦帳中窺郎面實有龍風之姿枕上

言耳邊語少軟玉温香張儒相逢含笑整髮鬢釵舉步叮

嚙低語幾聲保重有往來不語是真是反朝對答那管暑往

寒來樂固極矣怨亦隨他俗子切勿苟之喜書生受其妄之災

范氏竟以捏詞誣控告為謀死親女尊官執法重如泰山審

得同奸致死柳腰弱質何堪嚴擣重刑杏臉微軀自爾願

豈張生之情始了

自巳尋的
言供招哀哉命
命綠住金屋痛矣佳人
罪入國圖獻卒

待同奸致死柳腰弱質何堪嚴拷重刑杏臉微軀自爾願

見尋的
為憑引

言供招哀哉落命甘緣住金屋痛矣佳人革罪入囹圄獄卒

行凶張牙舞爪賤妾畏罪膽破心驚與其屈作而求生毋寧

早知此便
不至有今日

捐軀以赴死竊思失節之耻唯見諸姑叔伯墮行之女羞觀父

母衆人生果所欲死亦何辞伏願恩翁作主筆下留情死

生既同枕死
欲舍推亦
情之在也

之日免使身首異處刑之後但願合葬二方化木感求連理

口等話柄
口等就處

變鳥当作同棲完却風流冤債收拾花月濃情致後為男

聞佳之男
恐將來致

的把張香才傳為話柄當年為女的把曾月姑編作新文稽

尤其不為矣首烏臺惟祈速判遙傳綉戶莫學曾娘

乾隆皇帝批

好了真見下
仁慈的皇帝清

道是色淫之徒何期他滿腹文章寡人暫作冰人賜爾百

朝之得倚二百

餘年亦其此
今之節禮歟年
借老叔之免之獎之勵之

都督監察御史批

審范監生之死於非命也曾氏殺夫固確張生與事可憑本院熱審
其情因而深知其故蓋巧女伴拙夫實閨房之大狼而佳人思才子亦
女子之常情况張生才懷八斗誠哉博學之生員貌似六郎展矣
入情入理風流之才子此曾月姑之春心所由動也男子有情誰不惹風流
之樂而青年女室因妄思雲雨之歡况曾氏身如映雪宛然越國
之西施情復懷春也并衛邦之南子此張繼吳之慾情不能遏
也自蓋三層余也兩人异地而相思一旦踰牆而相就色胆如天既期篤信於
良夜恩情似海更圖好會於百年月姑娘遂有殺夫之計張

自蓋三層余
也嘆服之至

此段又見是腐
秀才實甘官命之心然奸謀雖可事於書生而春秋必去其備夫
話之

良辰思情似海更國好會於百年月姑娘遂有殺夫之計張

此後是腐秀才實甘害命之心然奸謀雖甘事於書生而春秋必責備夫
話之

矣者彬儒士冒法如斯碌庸人滔已極乃明知而過犯復

飾詞以咎人按云侍妾敲門豈甘應門之男子即令家僮寄信

當思不亂之展禽蓋巧女實危亡之兆而淫綠實人鬼之閨所貴

君子堅操達人守义豈為鏡花動念水月移情今爾十年辛

此教語聞之淚欲下然而好苦本期得志於朝廷乃以片刻歡娛遂致辱身於法地雖引入

色井不悔之閨中不在強姦之列而既歸閨內難逃畜畜之綠縱謂落老有意

誰云流水甘情供云幼讀詩書壯入泮水乃在芸窗之下養成

玉葉金枝何至入縲絏之中做个殘花敗柳友女效范監生之

妻慾情難制倘范監生淫汝之室轉念何堪是誠名教之罪人

此層却說有理

學法斷法
曾斬宦者
心口不宣

實乃衣冠之禽獸也。昔既恣淫貪花，流為飄蕩之子。而今復
忘恩負義，真个落伴之郎。彼淫狂毒友，固死有餘辜。情律雖
輕，本宜作碎之刑。今死者之心，已恨而儒生犯法，豈容輕恕。
念非同謀之事，與殺人之律，有分。曾氏裂尸抵罪，定以極刑。張
生抑學除名，加以杖責。庶幾輩一府名教之防，恣以驚善。世風流
之士。

橫介士閱乾隆皇帝及監察御史批感言

余閱乾隆皇帝批，不覺笑逐顏開。樂其能曲從才子佳人之願，
亦一時之權道也。閱監察御史批，不禁目蹙眉編，恨其固報
不通，而且失夫斷獄之旨也。夫官吏審奸淫之訟，既因奸而殺

其夫宜將奸夫淫婦斬首裂尸以安正者之冤魂而正國家之

不通而且失夫斷獄之者也夫官吏審奸淫之訟既同奸而殺

其夫宜將奸女淫婦斬首列名尸以安死者之冤魂而正國家之

典刑乾隆帝之所以教之者亦謂才子佳人斬之可惜苟且寬恩以

遂其願耳彼非教人可奸淫也亦暫從權於一時也故斷奸案惟

宜殺則殺則俱殺甲赦則赦則俱赦此二言決耳彼御史俾所

見而一則殺一則赦我御史之批中有言曰曾氏殺夫固確張生於

事也混即此二言已違夫律背夫理其為官之糊塗可不知之矣

豈有既奸而不知其情者乎即不知矣曾氏既刑而張生亦難

逃於法外也蓋曾氏之殺夫因與張生有奸之故也苟曾故曾氏

曾毒吾知其必不肯忍心殺夫也則是范監生之被殺奚異張

生殺之哉此吾之所以謂既刑曾氏而不爭不張生也使曾氏

所語吾亦不殺
伯仁伯不由吾
而死

既刑張生得活彼苟思已往之恩情見月姑之供狀當亦有愧
夫心而祁速死矣彼御史其亦是心欲試張生之藩作与否
故若是歟余不中不以而知矣苟生余於當時或此事出於今日余必
身至公庭而力爭其斷之失當或兩赦之或兩殺之也蓋兩赦之而
從其合墜一方之濫正國家之刑而安死者之魂也兩赦之而從
才子佳人之願從一時之權而樂生者之心也欲斷是計計其兩全
欲安死者而生者難生欲樂生者而死者難安余則謂寧使
生者樂死者之安不安非所計也此余與乾隆實有同心而與
御史大相反對也恩因閣上批忽並於心有感故狂言若此

杏姑娘臨終寄表弟書

去春一別忽已徑秋娘母姨弟俱無恙否犹憶梅軒相識月

中情外露

去春一別忽已經秋姨母姨弟俱無恙否猶憶梅軒相謔月
 下聯吟宛然如昨也否今年二十有三結稿以來已為七載庸人狂
 矣數年之間杳復何狀不過怨雨悲風泣花訴月而已自憐弱質
 他不知夫身癩疾病終中於孽即益加沈篤業不我恤責我太苛怒色
 相之道
 已入下流
 厲聲一呼善狀未幾父沒遂棄四書箱籍服賈遊之天涯浪迹

四海九洲密遍妓館青樓入則終朝饒舌出則經爰不歸無望賓
 互相敬竟等奴婢相凌嗟乎家慈撫我重若掌珠孽即待
 苦而三矣
 添輕同草芥命也何如即如田夫漁父一知幾時之樂子非聚首相
 与笑語悟情惟彼孽郎廿年廿節翼然獨酌誰敢相近人之
 蠢愚諒無踰此朝夕之間益念吾弟吾弟舉止端雅斯文俊

逸目能翱翔雲路，豈終困守寒窗。但功名有數，遲速有命。

相較益見優劣。吾弟善自琢磨，必成大器。父也不察，寄生匪才，雖曰多金匪亦。

誤爾終身。卒心嗚呼百年之托，亦可富取。古人擇配論矣，否不論貧富，惟勿偶。

誠然。耳。愚。益。光。之。適。伯。鷲。中。荆。布。而。自。甘。文。君。之。歸。長。卿。即。當。妒。而。不。怨。

誠然。斯三人者，豈非貧士乎。平。樂。志。食。貧。未。常。相。怨。者。喜。得。偶。耳。

否。恨。生。不。逢。辰。嗟。伉。儷。之。失。配。惜。珠。之。暗。投。第。覺。中。情。抑。鬱。

論。不。終。朝。花。之。草。觸。目。盡。傷。心。之。色。風。之。雨。之。入。耳。皆。愁。慘。之。

可憐可恨。聲。乍。眠。乍。起。如。夢。如。痴。一。日。之。閒。情。思。美。狀。嗟。乎。杏。身。在。否。杏。

心。甚。短。春。風。依。樹。忽。正。神。愁。秋。雨。挑。燈。潛。然。泣。涕。對。鏡。整。粧。

惜。花。顏。之。日。弊。停。針。之。綉。傷。玉。腕。之。漸。消。今。者。愁。愈。結。而。愈。

沈。怨。日。深。而。神。日。耗。作。弱。而。羅。衣。懷。動。肌。衰。而。金。蠟。恨。寵。九。秋。靡。

惜花顏之日... 漸消今者悲愈結而愈

沈怨日深而神日耗。作弱而羅衣懷重。肌衰而金鑷恨寬。九秋厭
暖。六月覺寒。隆冬苦渴。長晝忘餐。日昏而愛眠。夜耿而
不寐。如此動情。靜異常。飢寒交愆。有死無生。朝不服夕。嗚呼
已矣。友復何言。一椀長用。美事尽空。何有尋章。九句恚於身
矣。不久於人也。

後乎。曾然。蘇子瞻有云。惟有文為不朽。与有子為不朽。否既少
誦詩書。豈敢遊失。淪爽雖則生無嗣。子犹幸死有餘吟。非邀班
固之登青史。而姓氏犹得隱見於人間。妾死且不朽矣。臨書哽咽
語不成。誦嗚呼。生離之苦。死別之慘。豈此寸楮之所能述。即令
叙之。煩未盡。斷腸之語。外附一律。与君永別。更難忘者。萱堂久
違。妾之情狀。不能尽悉。煩弟玉趾為妾轉致。美望見許。勿

西語曰死者
何也

稍遲延○骨月至親一見○以終○倘吾弟亦念舊好○惠然肯來○喜當轉死

目而重聞○致怨魂以復○反而謂一言長謝○吾弟也○又不幸中之幸也○然

而怨不及也○嗚呼○已矣○十載情事○一朝永別○水流花落○信不相關矣○弟

念及此痛也○仲如恨也○何如嗚呼○哀哉嗚呼○悲哉

讀竟淚當
盈襟

咸豐戊午翼王石達開求賢詔

為招求賢才○興漢滅滿○以大義事○庶得胡運二百年○豈容長污

漢家之士○英雄十八省○何不尽洗夷塵之羞○慨自朱家之大綱不振○白

山之醜○無良三桂○求援而揖外盜○八旗乘釁○以入中邦○逆竄授

我土地○毀亂我冠裳○改易衣制度○敗壞衣常倫○薙髮薙鬚○汚

衣○堯舜禹湯之親○賣官賣爵○屈辱伊周孔孟之徒○逼堂大

國之英雄豪傑○俯首而拜○英人為君○合赫中原之子○女玉帛

承先帝高湯之貌賈官賈爵屈服伊周孔孟之徒適堂大

國之英雄豪傑俯首而拜夷人為君合赫中原之子女帛
腴顏而惟胡虜是貢為恥已甚流禍滋深有人氣者理宜
切齒懷公憤者益當切心茲幸天啟真主代天除虐暴翼王伐
罪救人民求矣若渴待士如賓凡多才多藝之儔乃文乃武
侶斷不容惜厚爵終未埋歿才能上呈兵未盡力韃子已
誅江南勝有王氣浙東豈無義士承國家適當戊午之年
直圖杭郡爾庶士夙抱未伸之志蓋出茅廬為此特行曉諭爾
人民等庶知拱手事表是吾恥也甘心忘漢於心安乎是以天
祥決不降虜岳武穆誓必誅金前哲堪羨汝輩當共從此龍
起南陽共挽紅羊之却空廐迹北虜同驚赤狗之羣散後承

劉項興亡論

嗚呼。國之興亡。豈曰天命。豈非人事哉。知高祖之所以得天下。項羽之所以失天下。蓋可知矣。夫初漢弱也。楚強也。何以楚反為漢所滅者。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祖有一傑。而不用之。其興亡之故。已可顯見。而且高祖之待人也。誠項羽之待人也。以暴一以仁。得一以暴。失一以仁。故後人不稱項羽。而服高祖。意在斯乎。若項羽能用范增。則漢豈有韓信。張良。蕭何。思欲滅楚。亦覺難矣。而卒也。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可不悲哉。

舉直錯諸枉論

嗚呼。親君子。遠小人。此國家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君子。

此國家所以傾頤也。若見乎國之興廢，視乎用人之邪正而已。直
君子也。宜舉之於朝，枉人也。宜錯之於野。則國雖弱而可以圖強。
國雖負而可以致富也。今君祿賞善罰惡之柄不能行，除女
擢賢之權而欲振國威，抑私室，難矣。季氏無恙耶？其為人也
僭禮樂，專政事，是靈國病民者也。胡為至今不錯也？抑下惠
無恙耶？其為人也三黜而不去，秉道而不阿，是公明廉正者
也。胡為至今不舉也？此一枉不錯，一直不舉，何以安魯國？惠
元之乎？如一旦奮疾風迅雷之威，佞者斥之，能者拔之，朝
與野莫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今而後，吾君庶幾乎
能進退人才也。」昔者齊威王烹一大夫，封一大夫，而齊國

能進退人才也昔者齊威王烹一大夫封一大夫而齊國治君能如齊王之舉錯得宜魯何患不治哉

臣事君以忠論

國有忠臣不第君之幸也抑亦國之福也若夫食君之祿受君之託保守疆土敵兵來侵義當效死其有惜身軀保妻子闡難而奔臨戰不力者謂之不忠不忠之臣天下所共詈也并何顏自立於地球上乎苟能赤胆忠心君有過則犯顏直諫君不聽起敬而復諫豈非忠臣乎今之為臣者但知食糧餉贍身家一遇戰事輒望風而潰嗚呼吾中國貧弱之原由於臣事君不忠來耳如能忠心事君近並歐美西來日本侵大有何畏也凡吾少年一旦為臣當事君以忠為戒也

中國兵力不及東西各國其故安在論

嘗謂國家可以百年不用兵不可一日而無兵也者外之可以禦敵內之可以弭亂也然中國之兵往一戰而挫再戰而奔三戰而敗豈我之兵寡不敵彼兵之故抑亦隊伍不整而士卒不聽令歟自吾論之中國兵力不及東西各國其故有四我國兵皆召募召募之兵非不可用也而訓練無常臨陣失律非若東西各國選國之民習兵三年而後歸籍每歲兩操太平各執其業變亂則徵而出征是以戰無不勝向無不克異乎中國之民聞設兵而心怯也此不及之故一也吾兵素嫻騎射即間習火器者火力亦不甚遠非若東西各國之器械遠則

數十里近亦六七里鎗砲之利不勝於他國此不及之故二也

習火器者火力亦不甚遠非若東西各國之器械遠則

數十里。近亦六七里。鎗砲之利。不勝於他國。此不及之故二也。吾國之兵。利於陸戰。而遜於水戰。非若東西各國。制巨艦。選壯年。練水軍。彼之所長。正吾之所短也。此不及之故三也。德以陸軍雄。英以海軍雄。俄以強悍雄。日以威猛雄。吾國承平已久。每以講武為諱。故兵。雖設。而操練多疏。與怪聞。征。鼓之聲。顧而却步也。此不及之故四也。由此四故。故吾國之兵。不可戰。亦不可守。今日陸軍水師學堂設矣。新軍練矣。海軍辦矣。若人之皆知忠君愛國。不數年。吾國兵力。豈遜於東西各國哉。

惟未能道出中國各國兵力之衰盛而措辭淺順

闢曠土以興實業論

嗚呼我中國疆域如此之廣人民如此之衆而猶患貧何哉曠
土不闢實業不興故耳說者曰我國二十二行省已於地不
耕其處不闢無有所謂曠土也然蒙自東南來見支萬山
重疊荒蕪無既此非所謂曠土耶誠能招集農夫墾
之鑿之時而種植之或以桑或以瓜菓或以荳蔴或以穀麥
或以黍稷植物多則出產富出產富則衣食足衣食足
而民無凍餒國有常賦不獨下可富民上亦可以富國何有土
滿人滿之患哉況乎有備之原皆出於土曠土不闢棄地之寶
欲得其寶非闢曠土不為功如有志興實業者提唱而振

欲得其實非調曠土不為切如有志興實業者提唱而振
作○之○不○惟○獲○利○而○且○有○功○矣○

見義不為論

天下有當為之事○亦有不當為之事○當為而為義也○不
當為而為非義也○昔者宣公篡立○文子不能討○此所謂
非見義而不為者耶○武子事成○公盡心竭力○不避難險○
此非所謂見義而為者耶○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
無莫也○義之與此○不若見事之宜為○與事之不宜為者○
概處人後而不為也○謂之無勇○誰曰不宜○
天下有喜事者○有備事者○有畏事者○喜事者○輕備
事者○慢畏事者○怯三者皆聖賢所不取也○君子之處

世也。無喜事。無債事。無畏事。衡之以義而為之。義所當為。虫蹈湯赴水而勿辭。義所當為。虫高官厚祿而不羨。昔者周公誅管蔡。石碣誅逆子。義也。為之而誰議其非。趙穿攻靈公於桃園。而趙盾不能討。崔子害莊公。而晏子僅枕尸而哭。是所見者。豈非義耶。胡為忍而不為耶。是以古之仁人。其積理也深。其見事也明。毋徧曲。毋適莫。義可以安君。父捐軀可也。義可以舒國。難毀家亦可也。豈如畏首畏尾者。且前且却耶。若夫知難而退。臨危而避。君子謂之可勇。世勇之輩。可與共事哉。

夏之興亡論

太史公曰。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敗也。以妹喜。若此。是乎國之存。毀。

太史公曰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放也。以妹喜。若是乎國之存歿。潤乎內助之賢否。為而實出於人主之明昏。禹以方度土功。而得天下。不惟勤也。而有其德。數傳而後。雖有羿浞之變。而少康能布其德。撫眾得賢。恢復舊業。號為中興。史稱其善筆。不勝書。蚩曰。天命有歸。非其主之賢明。惡能衰而復振哉。至於桀。切諫之臣有龍逢也。執法之臣有終古也。胡為河山而盡失。耶。不知其暴也。其荒也。其侈靡嗜殺而善言不入也。人心已去。國事日非。而無可補救也。遂令似氏之天。下一變而為成湯之天下矣。若是乎興亡之故。不在內助之賢否。係乎人主之明昏耳。

事父母能竭其力論

當謂大孝養志小孝服勞子職盡也而吾謂以區區之力報
父母之恩子心有歉敢有自私其力不顧父母之拮据者乎
夫人子之力父母之所付也子竭其力不過以父母之力還諸父
母未嘗於力之外有所加也且父母轉戒子曰毋過勞毋任重毋
使毀傷毋使虧三統之為惜子之力甯自費其力不肯壞子之
力子若不體父母之所以愛子者事父母罪莫大焉世有不竭
力事父母之子乎蓋思父母之生子何為耶世有能竭其力而
事父母猶以為未盡者人蚩曰未學子吾必謂之已學矣

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論

禮曰人子而生男子設孤於門左望其有射天地四方之志不
禮曰人子而生男子設孤於門左望其有射天地四方之志不
禮曰人子而生男子設孤於門左望其有射天地四方之志不

禮曰人子而生男子設弧於門左望具有射天地四方之志不
欲以家鄉老也顧父母之望子也以成名故使其外而就傅子
之依父母也如日月故不可常離乎膝下此自然之理誰不
知哉而吾切有怪乎今之為子者當其憫之出門未嘗不
示父母以定所也不幾時或在東或而在西或而在南北
朝夕奔走棲息無所致令父母倚門而望倚闥而望寢處
不安可乎况乎時而風霜時而雨雪非父母之所記念耶或
涉嶠兮或涉此兮人子之所瞻望非父母之所夢想耶人子
如知父母之刻不忘子子當不可一日而離父母也即而迫於事
之不得不遊者亦當起而告曰有某事欲至某地某月某日

可以歸。庶幾使父母而心安矣。吾故戒之曰：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

君民一體論

國無民則不立，民無君則無主。君與民有密切之關係也。若君自君，民自民，是上下之情不相通也。上下之情不通，則事多阻隔而難行矣。或者曰：君至貴也，民至賤也，貴與賤豈可同日而語哉？不知君猶首，為民猶手足。為有首而無手足，則不能行動；有手足而無首，則何以樹主？是君與民果明一體也。今者立憲之詔下矣，無論國事、軍事、民事，事事明告於民，則民庶幾知君之立學校、創農業、工業、商業以及教練新軍，皆為民開教化、謀衣食禦外患也。如是而君與民無

相隔之情，有相愛之理。吾中國有不漸盛漸強者乎？庶幾

相○隔○之○情○有○相○愛○之○理○吾○中○國○有○不○漸○盛○漸○強○者○乎○並○東
顧○扶○桑○西○顧○歐○洲○駁○之○乎○有○蚕○食○之○勢○而○吾○國○之○君○与
民○果○聯○為○體○鄰○國○雖○強○不○難○制○挺○而○擣○伐○矣○

變法與守法之異同論

穴○居○野○處○變○而○為○棟○宇○矣○如○毛○飲○血○變○而○為○烹○飪○矣○結○繩
之○世○變○而○為○文○字○矣○自○古○帝○王○未○有○不○善○用○變○者○也○如○曰
拘○泥○夫○法○而○不○知○變○通○何○以○成○文○明○世○界○也○乃○守○法○者○不○揣
時○勢○之○更○移○而○轉○輾○為○咎○變○法○之○不○善○是○猶○夏○蟲○之○不
可○與○語○冬○也○夫○國○之○變○法○亦○因○夫○時○今○之○時○如○人○之○有○疾
疾○百○變○藥○亦○百○變○如○執○成○方○以○醫○之○不○惟○其○疾○不○愈○



